

行走三江源 探求它承载的源源生命

◎ 叶曲

很多人有这样一个爱好,把一件已经定性的事情再次推向极致。不管这种爱好是一种强迫症般的民族情结也好,还是寻求至理精益求精的精神也罢,这正合了长江之源本身的气质,这个作用力体现在江源之上,便使得长江成为一条至今依然在不断延伸生长、充满生机的江河。它途经了多少地方,汇聚了多少支流,包容了多少民族,滋养了多少生命。

1

距离源头:
1188公里(直门达旧桥) 谁说中国探险家“怂”了

直门达大桥下的通天河,翻腾的漩涡,把这段并不宽阔的江面搅动得像一锅开水。30多年了——也许真的需要一场像30年前那几乎被遗忘的“长江漂流”。作为第一代中国民间探险人,尧茂书为了探索长江殉难之后,纪念碑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兰达乡直门达村通天河畔,紧靠着已经被废弃的通天河旧桥。伴随着纪念碑的是一处破旧到几乎要倒塌的守桥岗亭,它们共同守卫大桥30多年了。

我们站在电站工地的大门口看去,长漂纪念碑像一墩灰溜溜的水泥块,这里距离三江源的牛头碑垂直高度15米。这与

我们探索长江毫无关系,但冥冥中又不能忽视这里屹立的纪念碑,从远处一排崭新村屋走下来短短的500米让这里重新回到了一片荒芜。碑就在这里,但当时遇难的尧茂书的尸体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永远也找不到了。

大家弓着腰,慢慢地、轻轻地清理着纪念碑周边,像是虔诚的萨满祭司一样膜拜着。我们点燃了三支烟,恭敬地摆放在破碎的台阶上,慢慢坐下,坐在石碑旁边,用肩膀依靠着石碑,幽幽地看着前方通天河旧桥灰黑色残破的躯体和桥下飞溅起的汹涌波涛。

2

距离源头:
996公里(通天河谷夏日寺)— 750.4公里(曲麻莱故城)

通天河峡谷的深处,一声开山炮响,山谷里的雪豹跑进了石头缝里,山雕飞上了山崖峭壁,一个老堪布带着一群小和尚站在夏日寺的门口呆呆地打量着远方发生动静地方。这里本来是一方净土,现在一点儿也不静了。谁能数清楚长江上到底有多少座水利发电站? 2013年的时候,曾经有人希望重新漂流长江,但是后来放弃了。他沮丧地发现,为了绕过一座座水电站的大坝,在岸上走的时间,超过了在水里漂的时长。

江源最初的水流汇聚了尕儿曲、当曲、色吾曲、布曲、庭曲之后,穿越800里无人区,蹒跚着冲进通天河峡谷,千回百转

地来到了这个所谓的长江源头第一县的县城,可惜这江水冲刷的只是个废墟。在青藏高原湛蓝的天空,万变的白云之下,风抚过的是河谷里一片荒草淹没的焦黄废城。点点赤青的残墙断壁格外刺眼。我看到曾经红墙碧瓦、贴满口号的辉煌建筑,如今都变成刺眼的让人不舒服的点点斑驳。从那些斑斑点点刺眼赤青里,似乎能听到悲欢离合,阴晴圆缺的声音。我有些伤感地想,什么都毁灭了,只有这些青藤伴着裸露的红砖,像剥去皮肤赤裸出的骨骼和肌肉,正是人建设了这一切,又毁了这一切。要知道,这里曾是长江源区水草丰足、自然天成的最佳之地。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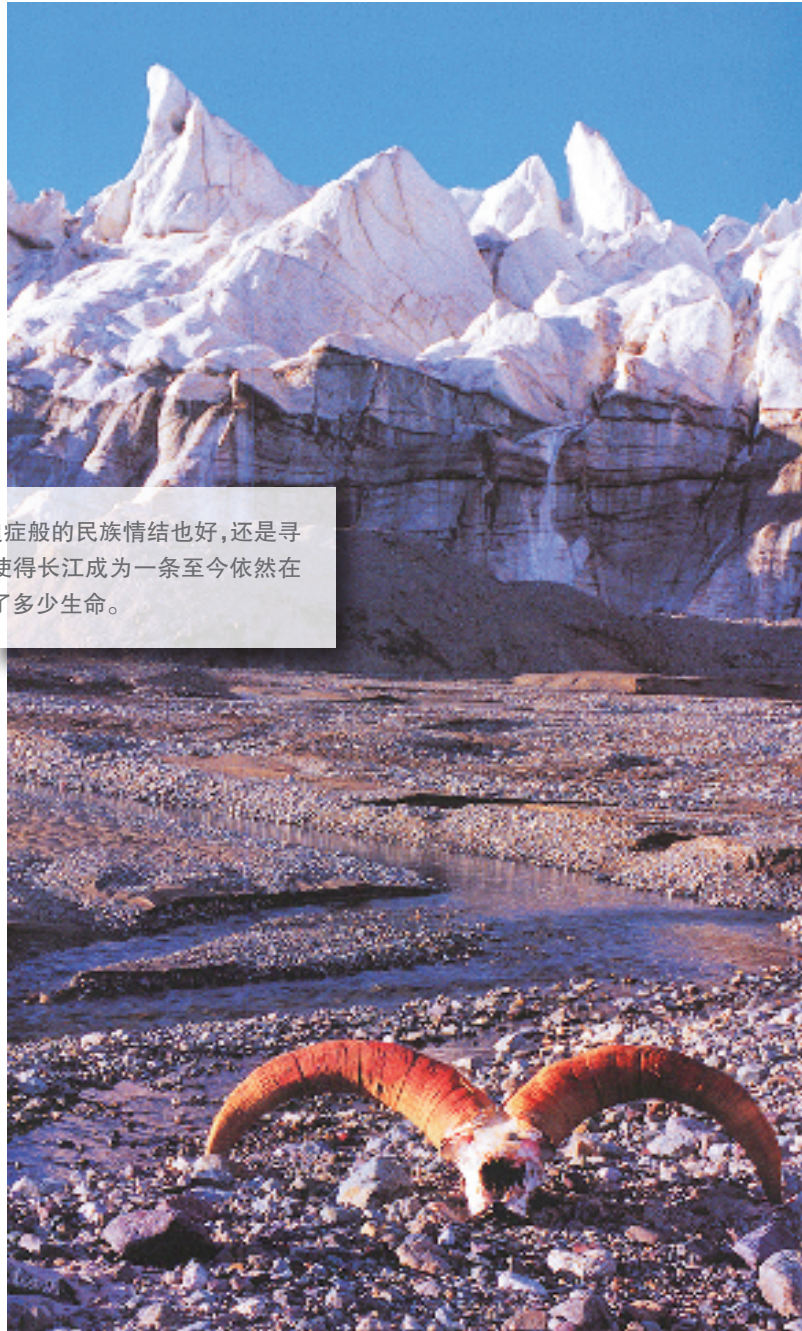
距离源头:
383公里(囊极巴陇)—323公里(唐古拉山镇)

2014年,中国遥感所测定江源长度的权威刘少创开始对当曲湿地感兴趣了。根据他最新的研究成果,似乎当曲又有了翻身的余地。为了证明当曲为长江正源的论断,他带队深入沼泽密布的当曲沼泽腹地,按他的说法,如果以当曲南源作为源点,长江的长度将是6403公里。比起多年前已经定论的6397公里,又长了6公里。

每天只能蹒跚地行进10来公里。队里所有的男人们都是一个面貌,双眼血红,脸上皮肤被晒得开裂,嘴唇和耳朵流着脓水。但他们看似感觉不到疲劳,依然重复着陷车、挖车、前进的同样工序。我只能认为这是一种意识的延伸,或是一种成瘾症。每到入夏季节,青藏线就会被骑着单车的穿越者占满,从昆仑山口到拉萨,1100公里的路上,每个驿站和兵站,都塞满了热情洋溢的面孔。每15辆通向格

尔木的越野车里,就会有一位立志高原的年轻志愿者身影。这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最恶劣的高原上给躁动的内心添一把干柴,让青春像一堆篝火在空旷中尽情地燃烧。

这里是中国绿色江河环保促进会会长杨欣筹建的保护站,主要的工作人员来自于全国各地招募的志愿者,他们或是来自校园的学生,或是社会上励志环保事业的年轻人,千里迢迢来到格尔木集结,再被卡车拉到海拔4700多米的沱沱河保护站工地,干起了泥瓦匠与水管工的工作。我们特意去了志愿者营地参观,那是两间建在镇子边缘的旧砖房,一间作为志愿者的宿舍,一间改建成食堂。宿舍里没有床位,所有人席地而睡,地铺铺满整个屋子。我问其中一位志愿者,每天吃什么?他比出了一根手指:“你说能吃什么?炖白菜拌米饭!”



4

距离源头:
0公里(格拉丹东主峰) 生命之水



真正到过长江源头格拉丹东冰川姜古迪如、冈贾曲巴的人屈指可数,人数不到珠峰登顶人数的十分之一。迄今为止,除了主峰格拉丹东峰之外,围绕着格拉丹东主峰周围26座海拔6000米以上的卫峰,基本都是未登峰,对于任何一个登山爱好者采说,这里都称得上是探险的天堂。

究其原因,地理屏障成了保护江源纯洁无瑕的主要因素。格拉丹东江源区外有可可西里,内有沼泽密布。进出格拉丹东冰川,只有雁石坪镇外8公里一条勉强称得上路的细碎车辙可

循,一场风雪就踪迹全无。眼前的冰川在我眼中,是个颠覆人传统认知的地方。我曾以为,冰川之上必然温度低于0℃,不然冰何以成冰? 其实真正冰川之上,正午温度在28℃以上,冰面上的温度也超过10℃,冰川亦在。我曾以为,冰川之上贫瘠残破,但走过侧基隆冰川犁过的地面,无数矿藏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水流一冲,在阳光下金光闪闪,格拉丹东冰川之下蕴藏着丰富的金铜锌矿。

那么,我该怎么述说这个源头呢? 站在冰川之上时,我看到的第一眼是那些金光闪闪的石头,它们被冰川从15公里外的山体中挤压出来,散落在冰川曾经存在的每一个角落。在我的身后,是无数的生命依托着这条长河努力地生活。我心中的长江源依然“河源唯远”,依然在不断生长,它用自己不断延伸的长度,承载着生命的源源动力……

